

吗？虽然我已经掌握了这些规律，上撞在一起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，但大手时，需要绝对安全，绝对安静，禁止。每当我在土巷里咳嗽，要咳嗽，哼着曲子，但心里总不踏实，提心吊胆，排泄。每当我在土巷里，得想个闲，我就在土巷里周围侦查，一米远，山根处有一个大大的石石墙，我得得多，多，多，在路旁，很僻静，手，走定一方。每次都到那儿解手。

我，土巷，山根的石圈走了经验，山根，不能告急，散步的，山根，十里，浆似的，山根，淹没了鞋，意思，山根，朝我，庄子的，山根，走出，我一，高的，他，站在我面前，就作，我找你交待问题了……山根，山根，有，我。他的，肿，这，山根，社会关系，山根，不出，衣，他，山根，过来，社会，山根，反，如，山根，又纯了。这，山根，不出“新动向”怎么显示成果？咋向山根，顶头上司老木也感到头痛。但山根，吧，就是要在鸡蛋里挑出骨头来。山根，摸底，反映最强烈大家最愤恨的山根，事。每家养的鸡几乎偷光了，这等于山根，头线脑钱和灯油食盐的惟一财山根，与本村的村民没关系，他们都认为是山根，且把怀疑对象的姓名都悄悄给山根，山根，山根。

蔡森敖拉◆著

人民出版



流 放 地

君不見青溪頭
自古白骨無人收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放地/察森敖拉著. —北京: 民族出版社, 2001

ISBN 7-105-04665-1

I. 流... II. 察...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
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71914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)

网址: <http://www.e56.com.cn>

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1 字数: 280 千字

印数: 0001—2000 册 定价: 16.00 元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(总编室电话: 64212794; 发行部电话: 64211734)

导 读

中国西部高原有一片“流放地”。

“君不见青海头，古来白骨无人收”。

高原荒径上，遗弃了多少流放者的骸骨！

命运似乎是那样的不公，祖祖辈辈生存在这片荒僻土地上的人们，成为永远走不出流放地的命运弃儿。电焊光般的紫外线，令人难以喘息的风雪沙暴，龟裂的土地和荒山秃岭，高寒缺氧、干旱少水……这一切都让生于斯长于斯的作者疑问：我们的祖先何故选择了这样一块儿安身立命之地？

：这片被世人视为危途的高天厚土，不仅养育了世辈生存在这里的人们，同时以她宽厚的胸怀接纳了多少走投无路的落难者。在地球村的这块高地上，他们演出了多少别具特色的人间悲喜剧！他们豁达乐观、淳朴善良；他们都有与生俱来的苦难意识，但对美好却怀有艺术家般的憧憬；他们对人生和生命有自己独特的感悟和诠释。

本文作者以自己恶心的体味和冷峻的观察，书写了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和生存状态，试图从人文景观和地域文化层面上提供了一个文本，让读者可以藉此走进这块曾经是望而却步的神秘高地，领略这块流放地上的风土人情，窥视他们的心灵世界，获得远比旅游观光者浮光掠影的表层观望多得多的东西。

目 录

鸽群	(1)
苦吻	(61)
黑金子	(133)
虎狼年	(207)
圣湖孳岛	(235)
你也是蒙古人	(289)

鸽 群



一条大河从南山根由西往东流过，人们把这条河就叫“大河”，不管地图上标什么名字，也不管官方和文章里把它叫什么河。河北岸是开阔地，灰蒙蒙的土地上，看得见火柴盒似的灰色房屋。再往北，是一条两边都望不到头的大山，正好与南山遥遥相对。南北对峙的这两座大山，山头上一一年四季覆盖着白花花的雪。就是在6月天，山下下雨，半山坡上下的是雨雪，再往高处，下的就是大雪片。生活在南山坡根的人很惨，一年四季照得见阳光的时间很短。太阳露出脸不一会儿，又被一座山峰挡住了。冬天，人们正需要阳光的时候，太阳却躲到大山尖的那边去了，南坡根的人连晒晒太阳的福分都没有。眼巴巴看着大河北岸一片明晃晃的阳光，他们只好生活在大山的阴影里。开春，大河北边的土地上已是“九九加一九，耕牛遍地走”了，飞扬的尘土里闪动着犁铧和铁铤的白光；而南山根里的土地，仍旧冻得梆梆硬，星星点点还覆盖着雪，南山根的人只得看着河北岸干着急。

就是这样的季节，我来到了南山根一个叫沙楞沟的小村庄。

拖拉机在土巷子一停，从路边站着一个跟地皮一样黑乎乎的汉子。

“我就是马尔。”他说，一嘴牙齿白而密集，一只鸽子在他头顶盘旋。

“你就是大队马书记。”

“你快不要这么说。”他已经把行李卷扛到了肩上。

他把我带到了一家门面前，确切点说，是在黑土墙上开的一个洞。洞很低，我这一米六五的个头儿都得低一下头才能进去。一扇篱笆门松松垮垮，快要散架的样子，只能用手抬着才能打开。院子是刚刚扫过的，桦树老扫帚在地上划出许多道道。低矮的屋檐下站着一个女人，一脸木讷，一脸苦相。见我和马尔进来，她有些紧张，朝打着补丁的衣襟上一反一正地擦了擦手。

“马书记……来了吗？”



“来了。”马尔看看我呷了一下嘴。“这是房东夫寿的婆娘。”

“张眉瞪眼的，站着干啥？快把工作同志往炕上让呀！”马尔的话有点凶。

屋里很暗，四壁和梁上的椽子被烟熏得像涂上了黑漆。一个小土炕，只能睡四个人，炕当中是一张小木桌。炕的一边铺了一张青沙毡，另一边是净炕。马尔把我的行李放到铺沙毡的炕角头。

很快，夫寿老婆端上来一碟擀得高高的黑青稞面馒头，这里把它叫刀把。刀把黑得像晒干的煤球，刚放到桌子上，小木桌像翘翘板似的晃起来。

“哎，‘桌子不稳，害苦了客人’哇。”马尔从煤仓里拣起一块煤片，支住了瘸腿桌子。

夫寿老婆把一碗熬的茯茶端给我时，还解释了一句：“是生茶呀，你喝。”她所说的生茶，是指刚放进去的新茶叶熬的，不是熬了两三遍的老茶。刀把放进嘴里，生冰，冰得牙齿生疼，一吃，就知道是没有长足的芽面。桌子上放了两双筷子，是用当地一种胡儿条灌木自己削制的。一头从二分之一的地方刮去了皮，没有刮皮的那头是手握的。夫寿老婆端来一碟冒着热气的洋芋片儿。

“吃菜，查工作，你吃菜。”马尔自个儿拿起胡儿条筷子，等我吃。

算是炒洋芋片儿，但吃不出一丁点油腥味儿，跟水煮的没两样。洋芋已经发了芽，有的地方露着白生生的芽儿，吃了几口，满嘴发涩。

“你吃，查工作……”夫寿老婆不停地往碗里添茶，表情怯生生的。这地方把下乡的干部称“工作”，前面冠以姓，就这叫法。

“你吃嘛，查工作……吃饱了不想家，”马尔露着那一嘴细白



的牙齿。“没吃头，早起里洋芋蛋，晌午时蛋（啖）洋芋，晚夕里洋芋捣烂了，生活改善了……你不要客气……”马尔性格开朗，并不乏农民的那种幽默，把我逗笑了。

夫寿老婆出去后，马尔给我介绍说：夫寿家作为我的房东，是他选定的。夫寿三代贫农，政治上可靠；夫寿老婆茶饭好，干净；他们家自留地洋芋收成好，还能炒个菜。他还说：本来嘛，隔三差五的还可以炒个鸡蛋什么的，但是，我们这队每家的鸡差不多都被偷完了。是三队人偷的，那里出过好几个贼娃，逮捕了两个。他还希望我们工作组来，能把三队的偷鸡贼搞出来。临走，他说：“到时候给你想办法改善一顿生活，到时候再说……”

我就在夫寿家住了下来。算是迎接我的第一顿饭就那水平，往后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对我来说，生活关还是难过的。尽管我是本地人，但我是蒙古族，童年是在草原上度过的，人家开玩笑说我们是食肉动物，没离开过肉和奶子。再后来，就上学、进城、参加工作，生活自然比农民优裕。这次把我抽调到这样一个地方下乡，我是没有思想准备的。说句公道话，夫寿夫妇待我还是挺不错的。我刚到的那天晚上夫寿回来，买来一包蜡，说是点煤油灯烟太大，呛人。他还把一个纸包小心地放到面柜上，从柜底下摸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擦洗了半天，才显出原形，原来是一个辣子罐儿。他打开纸包，把辣子面倒进去，交给老婆，叫泼上油。辣子倒挺辣，我喜欢吃。第一次吃饭，夫寿调了很多辣子，吃到半碗，他又加了一次，以致吃得一头大汗。但以后，他再也不吃了。我知道是专留给我吃的。每天的饭菜极单调，早饭是清茶刀把，刀把吃起来冰得牙齿生疼，然后沾到牙根、牙床上。夫寿老婆每每把茶碗递上来时，总要说一句“生茶呀，查工作，你喝”。中午饭就不再有生茶了，是用早上的茶梗熬的二道茶。仍然是青稞面刀把，只是多了一道菜——炒洋芋片儿。始终是那个味儿，始终带着涩味儿。晚饭是青稞面条儿，当地人把这



种面条称为“巴洛”。我始终没有搞清“巴洛”是这多民族杂居地区哪个少数民族语词的译音，还是残留的古代词汇。每次吃巴洛，夫寿便恭恭敬敬地把辣子罐儿放到我的饭碗旁让我独自享用。我从夫寿口中进一步得知了这地方的地理气候条件。在这大雪山的阴坡根里，日照时间很短，无霜期也短，勉强能种的农作物就是青稞和洋芋。由于阴冷潮湿，阳光不足，这两种农作物都长不熟，所以洋芋软里巴几，发涩；杂面刀把发粘，吃到嘴里沾牙；杂面巴洛下到锅里，面叶就溶化在汤里，吃到第二碗，就变成了一锅拌汤。每年每家都缺口粮，相比之下，夫寿家是属于生活条件好的。两口子苦性好，挣的工分多，分的粮也就多，自留地务弄得好，每年洋芋收得比谁家都多。条件好的夫寿家都是这个样子，其他人家的生活状况就可想而知了。夫寿看上去，是憨厚得近乎痴呆的那种人，一双温顺的绵羊眼，总是怕羞似的躲着人。几乎天天都听见他给老婆说把炕煨热，不要把查工作冻着了。每天，夫寿的老婆把一背斗干粪沫倒在我睡的炕洞门口，操起丁字形的长灰把尽心劳作。每晚睡到半夜，她还将丁字形灰把头塞进炕洞里扒拉一阵子，弄得我身子底下叮咚作响。炕煨得的确烫，烫得青沙毡都散发出一股子焦糊味，烫得我烙饼似的不断翻身。贴着炕的一面身子烫得不行，而上一面身子却发冷。冷风不停地从天花板椽孔和墙角缝隙里往里钻，解决的办法就是烙饼似的翻身。我算是真正体会到了“穷人家的炕，翻里翻面烫”这句民谣的意思了。后来，经我再三劝阻，炕的温度总算降下来了，觉得好睡多了。每次一觉醒来，朝上的那面身子冻得发木了，我确信是冻醒了，便翻下身子接着睡。有天晚上睡到半夜，梦中觉得有人在摸索我的被子，但睡得香，没有醒来。一觉睡到天亮，发现我被子上头苦了一个崭新的绵毯。在破旧黑暗的小屋里，这床绵线毯新得发亮，新得刺眼。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怎么也不肯盖这条新毯子，但夫寿两口子你一句我一句地说：从来



没有用过的，很干净。以为我嫌毯子不干净。

天跟冬天一样寒冷，山顶的白雪一直覆盖到山根，地冻得硬梆梆的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除了召集贫下中农会、积极分子会、基干民兵会等各种会议外，再就是走家串户了解情况，寻找“新动向”，隔三五天到三队去找老木汇报一次情况。木良典是工作组组长，我的顶头上司。

一天我去三队找木良典汇报情况回来，推开篱笆门，院当中一个女人正在洗衣服。她冲我一瞧，发现她长得十分俏丽，尤其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一看就让人销魂。她年纪轻，搞不清是小媳妇还是大姑娘。紫红上衣蓝裤子，衣服虽旧，却很干净。她看见我，迷人地微笑了一下，继续埋头洗衣服。木盆里堆起肥皂泡沫，露着的衣领很像我的衬衣。我回到土炕上一看，我换下的脏衬衣、线裤以及压在沙毡边上的脏裤头都不见了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甚至感到害羞。她走后，我从夫寿口中得知，她是夫寿的妹妹，叫尕喜儿。结婚不到一年，男人作为民工，抽到保密的8725工程去运石头。虽说只是赶着马车拉石头，但抽调的民工必须经过挑选，只有根子正、政治上可靠的贫下中农才能去。谁知她男人一次在山崖下炸石头时，被飞起的一块石头砸死了，尕喜儿已守寡一年多了。夫寿老婆说：她想洗我换下的衣服，又怕洗不净，就把尕喜儿叫来洗。我穿着尕喜儿洗的衬衣、衬裤，闻着淡淡的清香，心里有种莫名的激动，企盼她常来。她来过几回，有一次是来送鸡蛋的。她养了三只母鸡，没有被人偷走。夫寿老婆给我做过几回荷包蛋。在见不到一点肉星子的情况下，能吃到荷包蛋，确实是很高的享受了。每次吃着荷包蛋，我总在想：这鸡蛋是尕喜儿主动送来的呢，还是夫寿叫她拿来的？后来我给夫寿严肃地提出：这类事下不为例，并给他讲了工作队的约法三章，夫寿一个劲儿的点头称是。

夫寿家破落的屋檐下住着很多鸽子。屋檐的椽孔里绑着许多



小木板儿作为鸽子的窝。每到黄昏，屋檐下一片咕咕咕的叫声。早晨，地上拉满了鸽粪，院里到处雪片似的飘零着灰色的鸽毛。这些鸽子非常恋人，有时在院中觅食，人碰到它的身子，它都不会惊飞，只是走动躲一躲。

后来我才发现，沙楞沟家家户户都养着几十只上百只的鸽子。我想，在这穷得连肉星子也难见到的地方，他们养鸽子，肯定是为了吃鸽肉，或者拣鸽蛋吃。可我住了那么长时间，从没有发现他们宰杀鸽子。后来我问夫寿才知道，沙楞沟这个小村庄从祖上留下这么个习惯，家家户户都养鸽子。谁也说不上这习惯是怎么留下的，也不知道沿续了多少代。不论大人小孩，都没有伤害鸽子的意思，更不用说把它杀了来改善生活。沿大山的阴坡根有那么多零星小村庄，可鸽子不愿在别的村子筑巢安家，惟独沙楞沟，家家户户住着鸽子，成为沙楞沟的独特风景。每到鸽群出巢觅食，或到黄昏归巢，瓦蓝色鸽群遮天蔽日，很是壮观。大概是受了沙楞沟人爱鸽子的感染，夜里，我听着屋檐下鸽子的咕咕咕声，不再反感了，反而感到很悦耳，听着听着，就入睡了。我也不再对鸽子产生非分的想法。一天三顿饭，始终那么单调，毫无变化。一想起肉、油、白面之类的饮食，不由自主地就咽起口水来。马尔答应给我改善一次生活，过了这么长时间，仍然不见动静，他所说的“到时候”不知指的啥时候。由于饭食里缺少油水，我的饭量进村后就猛增，吃了上顿挨不到下顿。可是肚子里总是不舒服，就像麻袋里装着茄子摇动似的，一天到晚叽叽咕咕响，排泄的气也特别多。大便一急起来，就跟闹肚拉稀一样紧迫，得赶快提着裤子往厕所跑。拉的粪便也特别多，粗里巴拉黑乎乎，像猪粪似的。想不到上厕所也给我带来了许多苦恼。沙楞沟各家的厕所都相像：方方正正半人高的墙，或用土打的，或用石块砌的。位置大都在庄廓外面的墙角处。村民们不叫“厕所”，文雅的叫“灰圈儿”，一般都叫“茅屎坑”，自然也就没有“男



厕”、“女厕”之分。圈内也没有坑，女人们把炕灰、灶灰弄来盖住拉的粪便上。过一段时间，又背些土填在灰圈内，这是上好的肥料。头次上厕所，就把我弄得很狼狈。我蹲在灰圈里，像母鸡下蛋似的正在用劲儿，夫寿的老婆突然闯了进来。她毫无思想准备，一进土门，裤子已扒到半腿上，正要蹲下，才发现了我，一声“哎哟”，提着裤子跑了。弄得夫寿老婆我俩好几天都很不自在，她见我就把头低下来。上厕所对我成了一大负担。经过观察，我才发现，他们互相掌握着对方上厕所的时间，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撞在一起的危险。我还发现，他们有“无线传递信息”的办法：蹲茅坑的人，或咳嗽、或嘴里嘟嘟囔囔，表示里面有人；外面去上厕所的人如果发现里面没有响动，或干咳几声，或自言自语说点什么，意思是：我来解手了，里面有人吗？虽然我已经掌握了这些规律，上厕所时跟别人撞在一起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，但我有个毛病：解大手时需要绝对“安全”，绝对安静，不然排泄就会中止。每次蹲在灰圈里，要么咳嗽，要么打口哨，要么哼着曲子，但心里总不踏实，提心吊胆的。明明没有排泄完，但每次都是草草收场。得想个办法。一有空闲，我就在土巷和村子周围侦查。在离村子三四百米远的山根缓坡处，有一个大大的石圈，已经垮掉的石墙堆积得有一米多高。这里离庄子比较远，又不在路口上，很僻静。我终于选定了一个解大手的地方，每次都到那儿解手。

我穿过土巷，朝缓坡根的石圈走去。我已经有了经验：得及早行动，不能“告急”了才行动。我装作散步的样儿穿过小巷。巷子里的土像火灰，又像泥浆似的流动。每踩下去就淹没了鞋子。马尔不知啥意思，站在他家的土门口朝我扬了一下手。快走出庄子的土巷口时，斜刺里走出一个人，站在我面前。我一看，是老半。他身体瘦而单薄，但个头是全村最高的。他勾头站在我面前，就像一棵豆芽儿。“查工作，我找你交代问题来了……”



他把头稍稍抬高了一点儿，但没有正眼看我。他的左眼圈发青，并且有点肿。这沙楞沟村的最大特点，是没有地富反坏右，连社会关系不太好的人都找不出来，清一色的贫下中农。他们不仅是旧社会过来的贫下中农，也是新社会的贫下中农。每家每户世代代、祖祖辈辈一贫如洗。再加上历次运动反复过滤，可以说搞得纯而又纯了。这对进村干部来说，等于出了个大难题：抓不出“新动向”，怎么显示成果？咋向上面交代？我的顶头上司老木也感到头痛。但他一再给我加码：整吧，就是要在鸡蛋里挑出骨头来。进村后经过调查摸底，反映最强烈、大家最愤恨的一件事就是偷鸡的事。每家养的鸡几乎都被偷光了，这等于把女人们买针头线脑钱和灯油食盐的惟一财源给掐断了。但偷鸡与本村的村民没关系，他们都认为是三队人干的，并且把怀疑对象的姓名都悄悄提供给我了。他们希望三队的住队干部把偷鸡贼挖出来。谈到本队，惟一有些说头的就是老半。老半本姓陈，叫陈新，是祖祖辈辈的贫农，他本人识几个字，大概只有初小程度。他曾经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本算命的书，学着算起命来，其实他连书中的大多数文字都看不懂。有一次队里丢一头很壮实的耕牛，耕地受到了影响。派人找了五六天都没有找到。有人找到陈新，让他算算，他又是翻书又是掐指头，算了半天，说牛在西面的某个地方，平安无事。后来又派人往西面方向去找，竟然在离沙楞沟三十里远的牧民畜群里找到了那头耕牛，于是村上有人把他叫开了“陈半仙”。叫着叫着，就演化成今天这个浑号：“老半”。当然啦，过去的运动早就整得他再也不敢算卦了。用村民的话说：把他的魂给收走了。这次人们反映，他仍有些问题，啥问题？具体又说不上。只是说他嘴上爱胡说八道，乱开玩笑。那天开社员大会，发言时，仓库保管李娃突然说：老半说过反动话。他说他跟老半两人往地里运肥，李娃边走边唱歌，刚唱完头两句“大海航行靠舵手，万物生长靠太阳”，老半突然打断说：这歌词儿咋整



的，我一听怎么是“大概好的没多少，娃娃生长靠婆娘”？经李娃娃揭发，大家好像一下子找到了发泄胸中怨气的目标，一轰而起，连推带搡地叫老半站在大伙中间。质问他为什么要恶毒攻击，要他把反动思想根源交代出来。听说老半平日里伶牙俐齿，能说会道，在沙楞沟算得上个说家，可这会儿嘴里全没词儿了，吞吞吐吐半天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正在这时，队会计罗举从人群中忽地站起来揭发说，老半还诬蔑三面红旗，他说有一天老半他们四五个人在他家的炕上记工分。记完工分没事干，几个人就说青海“花儿”，你一段我一首，轮流说。老半说，尽说旧的没意思，他给大家编一首新的。老半眼睛盯着贴在墙上的罗举的结婚证——这里有个习惯，青年人领了结婚证，喜欢贴在墙上，像奖状似的——老半看了看，很快编出来了：“三面红旗两下里飘，五角星照天下哩”。

“三面红旗，两下里咋个飘法？”

“对呀，一边飘一面，另一面往哪儿搁？”

“你不是砍掉了一面红旗吗？”

“我是说……”老半辩解说，“那上头一共有六面红旗……五角星两边各飘三面……”

“为啥不说六面红旗？”

“让他说说，后面编的两句是什么？”不知谁这么说了，大家的追问越来越紧：快说，后面两句是啥？快！老半吞吞吐吐半天，终于把这首花儿完整地念了出来：

三面红旗两下里飘，
五角星照天下哩；
我扳住肩头你搂住腰，
腿孔里拉风匣哩。



念完这首花儿，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，然后是一片愤怒的叫骂声。有几个老汉手指老半气愤地离开了会场。有个又黑又粗实的小伙子站起来就朝老半眼窝给了一拳。我知道大家并不是出于政治觉悟和阶级仇恨，而是这首花儿的后两句太丑，有伤风化，弄得有大小辈分的人下不了台。

“你要交代的不是那首歌儿和那首花儿的问题吗？”我看着老半发紫的左眼，“要没啥新问题，改日再说。”他说有，有新问题。他说前年来了一个下乡干部，是个陕北人。他组织大家学习时念了一段语录：“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归根结底是属于你们的。”老半说他听来，这位下乡干部把语录念成了这样的：“世界是你妈的，也是我妈的，但是归根结底是属于你妈的。”他说他再也憋不住笑了。还给旁边的人重复了一遍。老半说完，像小学生等待受罚似的低着头。他这一说，差一点把我也给逗笑了。这人怎么这个味儿，你看，全是在花儿呀歌词呀语音呀这类上出事儿。我急着要赶到石墙根里，要是再拖下去，就会出麻烦，于是我草草把老半打发走了。我边走边琢磨他说的这事儿，陕北人念出来的确是这个味儿，因为我多次跟陕北人打过交道。我又一次暗自笑了。

我终于走到了我选定的那地方，不是在石圈里面；而是石圈外靠山的那面。隆起的几块大石头足有一人高。我跟往常一样，蹲在那堆石头背面慢慢排泄，目光透过石缝窥视小村庄。居高临下，沙楞沟村尽收眼底，巷巷道道都一览无余。一座座破落的小屋死气沉沉，毫无生机，也不见有人走动。各家的屋檐上有灰蓝色的鸽子在飞起飞落。突然，在离我咫尺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身影：紫红上衣蓝裤子，是尕喜儿！她跳近石圈，急匆匆走到我瞅着石缝很近的地方，扒开裤子，蹲了下去。我似乎看见了一团大大的白色棉球闪了一下。我像一只受惊的山鸡一样尽量缩小自己的身子，告诉自己不能看，不该看，这种窥视不仅不道德，对如



此美丽的村妇是一种亵渎。心里虽这么说，但眼睛却不由自主地往那边溜。她是解小手的，很快站了起来。我心里很紧张，她要从我这边走出石圈，发现了我，咋办？我屏住了呼吸，只有心在噎噎地跳。谢天谢地，她从原路走出了石圈。但我不敢站起来，要是村上有人发现我和尕喜儿先后从石圈里走出来，又会产生什么后果！我在那几块大石头背面蹲了很长时间。我甚至无聊地想起苏轼的词：“墙里秋千墙外道，”这后两句应该是：“墙外男人，墙里佳人尿”。

走进小村土巷，马尔又从他家土门走出来，朝我扬了扬手，并且朝我走来。一种不祥的念头闪过心头：糟糕！马尔是不是一直从窗户瞅着我，发现我和尕喜儿先后走进了石圈？真要是那样……

“查工作，你上哪儿去啦？”一听他的腔调和嬉皮笑脸的样儿，我就觉得不对味。

“随便转了转。”我不冷不热地说。

“也就是。老在黑房房里待着怪着急的，散散心也好。”他说。我早就发现马尔是个很精明的人。他这一说，更觉得话里头有话。

马尔靠近我，很认真地说：“刚才老半跑到我家里来，缠了半天，说是向我交代问题……他说已给你说了。”马尔这一说，我才松了口气。

“说了。就是念语录的事儿吧？”

“就是。哎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哇，我早就料定，这个老半非在嘴上吃亏不可……”说到这儿，马尔凑近我的耳根说：“今晚夕给你改善一顿生活。不要吃晚饭，给夫寿老婆说一声……”

“算了吧，这样不好……”

“你算了吧，害怕我腐蚀拉拢？拉干部下水？……你能吃多